

加 纳 史

[英] 威·恩·弗·瓦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5.537
162
:1

加 纳 史

上 册

〔英〕威·恩·弗·瓦德著
彭 家 礼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年·北京

25.537
162
2

加 纳 史

下 册

[英] 威·恩·弗·瓦德著
彭家礼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年·北京

A HISTORY OF GHANA

By

W. E. F. WARD

Ruskin Hous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Museum Street London

内部读物

加 纳 史

(上、下册)

[英] 威·恩·弗·瓦德著

彭家礼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 插页 1 字数 320 千字

1972年9月初版 197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统一书号：11017·285 定价：2.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威廉·恩涅斯特·弗兰克·瓦德 (William Ernest Frank Ward) 是英国殖民官员，曾在加纳从事殖民教育达十六年之久。

本书叙述的时间，从葡萄牙人入侵加纳前期 (约公元 1200 年) 开始，至 1957 年加纳独立为止。书中史料比较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内容包括：加纳各民族变迁和部族战争；各部族的兴亡；欧洲各殖民国家对“黄金海岸”的瓜分和掠夺；加纳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演变，以及加纳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

应该指出，作者从殖民主义者立场出发，在书中竭力美化殖民主义政策，为殖民主义者歌功颂德；对于欧籍传教士在加纳兴建教堂、开设医院、创办学校等从事文化侵略的活动，更是推崇备至。同时，作者从唯心史观的角度，不仅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对于加纳人民反帝斗争

30255

极端仇视，恣意诬蔑、歪曲，并宣扬加纳统治阶级的作用。尽管如此，书中涉及的史实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殖民者对加纳人民的残酷掠夺和镇压，以及加纳人民英勇的反帝斗争。

本书原名《黄金海岸史》，于1948年初版。1957年加纳独立后，作者对初版进行了修改和增补，改名《加纳史》。为了提供研究加纳共和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参考之用，特将本书翻译出版。

1972年2月

目 录

初版序	3
再版序	15
第一章 土地的面貌	17
第二章 人口和史前史	32
第三章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	65
第四章 欧洲人到黄金海岸的早期航行	86
第五章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在黄金海岸的角逐	116
第六章 1600 年到 1733 年间黄金海岸的 几个主要土邦	156
第七章 到 1816 年为止英国人、阿散蒂人和芳 蒂人的关系	217
第八章 1816—1831 年英国同 阿散蒂签订的条约	263
第九章 1830—1859 年英国对黄金海岸 统治的扩大	307
第十章 1824—1867 年在奥赛·约·阿科托和克 瓦库·杜阿统治时期的阿散蒂 和其他土邦	338

第十一章	1863—1874 年英国人、荷兰人和 芳蒂人的关系	381
第十二章	1869 年至 1902 年的阿散蒂	440
第十三章	1874 年至 1938 年黄金海岸政治史	525
第十四章	走向独立	540
第十五章	地方政权的演变	588
第十六章	社会经济史	657
附录 I	欧洲人在黄金海岸建筑的碉堡	694
附录 II	阿散蒂历代国王世系表	704
附录 III	参考书目	705
附录 IV	译名对照表	708
插图 1.	黄金海岸政治区划图	18
2.	英国与黄金海岸面积比较图	20
3.	黄金海岸地形图	24
4.	黄金海岸的铁路和植物区图	25
5.	黄金海岸的主要语区图	48
6.	黄金海岸和西非洲图	59
7.	黄金海岸主要部族区划图	80
8.	黄金海岸的欧洲碉堡图	138
9.	恩沙曼考战役图	292—293
10.	沃尔特河下游图	370—371
11.	阿散蒂战争图	444

初 版 序

按照这个国家的风俗，任何一个著述黄金海岸历史的人，在动笔之前，都应当对克莱里吉 (Claridge) 博士奠上一樽酒，并献祭一头羊，以表敬意。他所著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hanti) 这本不朽的著作，是不大可能替代的。虽然我曾直接追查过克莱里吉博士所使用的许多史料来源，但是，我这本书的史实叙述，特别是在讲到英国同阿散蒂的交涉和战争时，大部分都是以他的著作作为根据的。

关于难以替代克莱里吉的伟大著作这一点，是不会有什麼争执问题的，但是，我曾尽力对它作了补充。克莱里吉的书是 1915 年出版的。从那时以来，黄金海岸发生了很多应当记载的事情，特别是通过拉特雷 (Rattray) 上尉、福特斯 (Fortes) 博士和菲尔德 (Field) 博士的研究，我们对非洲人

的思想和习惯的了解，已经大大增加了。我曾试图把史实叙述到最近的时期，并且曾试图对这种近代的研究在人类学，尤其是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加以利用。

第二，如上所述，克莱里吉在处理军事活动和敌对政府之间的交涉时，是不厌其详而且是最感兴趣的。我已压缩了关于军事和交涉事件的叙述，以便为社会、经济的历史留下较多的篇幅。

第三，本书虽然仅在极微小的程度上取材于欧洲档案中的原始研究材料，但是，本书确实加入了我自己研究非洲传说历史的结果。拉特雷在所著《阿散蒂的法律和政体》(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一书中叙述了一些阿散蒂的部族历史。我在其他的阿散蒂土邦，在阿基姆、阿克瓦皮姆、阿丹西和阿克瓦穆做了同样的工作。从本书的脚注可以看出，我曾大量利用这些传说。

欧洲的读者也许觉得奇怪，这些部族的回忆究竟有什么价值。自然，这些传说在完整程度和时间长短方面是大不相同的。按一般情况，阿坎族乡村的传说至少可追溯到拿破仑(1769—1821)时代，而且任何一个重要的城镇都会有可能追述

到比拿破仑时代还要早一百年的传说。关于一个大土邦的最高酋长的种种传说，往往使我们回溯到克伦威尔(1599—1658)时代；在很少的场合，我们还可以找到应该列在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朝代的史实。

关于这些传说可靠程度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加以回答。首先要记住的是，对黄金海岸的非洲人来说，由于对祖先崇拜和对死人的热烈崇敬，过去和现在的分界线，不像英国人分得那样清楚。现今的阿散蒂王同奥赛·屠土之间的关系，和丘吉尔同第一个马尔波拉公爵之间的关系是很不相同的。丘吉尔会钦佩他的伟大的祖先，以生在他的家族而感到自豪，并且决心要配得上他祖先的名望。但是，阿散蒂王却感到他是经常同奥赛·屠土在一起的；奥赛·屠土就在他身旁，指导着他，如果说他有时就是奥赛·屠土，也不算过分。

因此，非洲人的历史，是按这样一种方式保存下来的。这种方式，欧洲人是不可能采用的。历史的口述正好触到非洲人的感情深处。有一次，一位耆老对我讲述七十年前他的一位祖先所完成的一次英勇战绩的故事，他向我讲这故事时，声音

压得很单调；但是，当他讲完时，悲不自胜，他急忙起身离开，在外面走来走去，走了二十分钟，尽力恢复他的自我控制。当他回来时，向我道歉说：“一个人的眼泪是从他自己的而不是从别人的眼里流出来的；我讲述这个部族的一般历史，可以不哭，但是讲到我自己的家族时，就不由得要流泪。”

可以想见，非洲人并不愿意轻易透露这类神圣的事情，既不让外人知道，也不让他自己部族中他认为可能不受人尊敬的人知道。我经常要在一个村子住上一整月，酋长和耆老们才能决定对我的信任。同时，老年人经常抱怨现在的年轻人对传说不感兴趣，因此，不能对他们讲述这个。在我所访问的一个村子中，住着我的一名学生，他是这个地方出生的。我在这个村住了一个月之后，耆老们同意向我讲述他们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让这个学生在场。我曾经非常仔细地解释，我想知道他们的历史的理由是我要把它教给非洲的学生，或许有朝一日把它印在一本书里。他们还是很坚决地对我说：“不错，没有问题，我们要告诉你，你也可以告诉别人。但是，当着年轻人面前讲这些事，我们不习惯，我们也不打算这样做。他必须

呆在外面。”这种不幸的后果，就是传说的历史在国民的记忆中不断消失，因为知道传说历史的人没有传下他的知识就死去了。

我无须强调我对这些年老的大爷和大娘们给予我难忘的殷勤款待，他们把他们的传说知识讲给我听了，这些知识，他们往往提不起勇气去告诉他们的孩子，而且回忆到这些事，感情上总要受到很大的痛苦。

现在，如果我们抛开这个问题的这一面，再来以专业历史学家的冷静眼光，看看像这样收集到的史料，它的价值如何呢？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自吹自擂”的历史，只是一连串装点着生动的移民和战争插曲的名称，我们很少得到关于人物的知识。至于社会和经济势力的知识就更少了。我们发现，历史年代学也是很薄弱的。有少数突出的事变（特别是 1826 年阿坎塔马苏之战和 1873 年朱克瓦之战）是用来做划分时间的标志的。但是当我们听到一长列酋长的名单时，我们往往不能肯定他们生活的时代顺序，更不知道一个酋长究竟统治了多长时间。我们必须有一种传说和另一种传说之间做很多核对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必

须承认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虽然贬低敌人增加自己这一边的光彩是一种自然趋势，但是不同部族的传说互相证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例如，一个市镇的耆老们告诉我，阿散蒂人有一次怎样命令他们和另一市镇提供分遣队以凑成一支军事征伐部队。这次征伐胜利了，但是他们的酋长某甲，在得胜之时被杀了；而他的继承人某乙，接管了战场上的指挥权，在军队凯旋回国时，正式登了王位。后来我访问了另外的那个市镇，距离约五十英里，它是属于另外一个部族的，同第一个市镇没有任何政治关系。它们的部队在这个场合编在一起，显然是一件纯粹偶然的事情。第二个市镇的人向我讲了同样的故事，细节相符；而且他们提到他们同去的、另一部族的酋长被杀了。我问他们能否告诉我这个酋长叫什么名字。他们想了一下，接着说，他的名字是某乙，其继承人的名字是某甲。换言之，他们把这两个名字颠倒了。而在我看来，这种矛盾似乎就是双方叙述完全可靠的证明。另举阿克瓦穆的故事为例。我在本书里面讲过那位阿克瓦穆人如何从丹麦人手中夺取了基督堡要塞。现今阿

克瓦穆人对这件事当然是极为自豪的。阿克瓦穆人向我讲了这个故事，他们的说法，基本上同克莱里吉根据欧洲人记载所说的情况相同，但是细节上有一两处不符。在这个故事结束时，他们得意地问我以前是否听过。我回答说，事实上我是听过的，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听听白种人是怎样讲的。他们的脸色有点沉下来，但是很有礼貌地说愿听；因此我讲给他们听了。当我讲完时，他们说：“不错，但是你有一两处弄错了。”于是一位老人站了起来，平淡地说：“我就是做出这件大事的那位酋长的后代。我在孩提时代就听到祖父讲过这个故事。白种人刚才讲给你们听的和我祖父讲给我听的完全一样。”说完他就坐下了。

因此，我深信我所收集的传说故事都是讲得很诚实的。我往往在故事开始之前要作一点解释：“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们也许不愿讲给外人听。我因为不懂，可能要问些使你们为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们坦率地说，你们不想告诉我，我是完全谅解的。请你们千万不要捏造一些事情来使我感到满意。”我相信他们是相信我的话的；我知道，在很多地方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传说中有些事情官方

避而不谈：如怯懦、褻渎的行为，丢失了王位的败绩。这些事他们从来不提，必要时，也许有一份稍微合适的、捏造的酋长名单，或家世表来掩盖这个缺口。有一两次我听到关于一个部族历史的官方叙述，后来有人锁上门，私下小声告诉我这个部族的真正历史情节，我答应不向别人透露，或加以任何利用。为了履行诺言，这里我不指出这个情节是怎么一回事，否则我就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它的来源的线索。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得到关于这一类秘密资料；这种秘密资料往往只有局部的重要性。

虽然本书所用非洲材料多于克莱里吉的著作，我的看法却同他没有多大差别。他对黄金海岸英国当局的错误有很多严厉的谴责，我都同意。但是，我认为，平心而论，在过去的年代，这个海岸的英国当局是在我们难以想像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热带的医术还很幼稚。海岸角和阿克拉，就同今天僻远的丛林村落一样，缺乏现代科学带来的舒适。最坏的是，英国的官员当时生活孤寂，远非现今黄金海岸的任何情况所能比拟。现在在丛林中还有很多孤寂的白种人，即使在他们的日常

生活中，也许有一段时间，几个星期见不着一个白种人，但是他们知道，在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县署，那儿会有一个县政治官，同时也许还有卡德柏利（Cadbury's）公司或联合非洲公司的一位医生和一位职员。必要时，他们可以到那里去谈谈。可是，八十年以前，这个海岸的英国职员极少，而且他们的任职时间往往是短暂的。很可能，一位总督往往没有一个多少了解这个地方情况的人同他商量，也派不出一个人到丛林里去访问几个星期，以便了解内地情况。他必须根据不足的、不可靠的情报独自一人作出决定。甚至今天，西非的英国人往往不容易做到像他所愿意做到的那么冷静和通情达理。前一代的总督们，有时犯下严重的错误，是毫不奇怪的。当我们批评派恩，或辛普生，或萨尔蒙，或波普·亨尼西的时候，我们应当公正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可是，比较近期的政府则不能以此为借口，企图推卸责任。

对于阿坎族许多地方的最高酋长、酋长和耆老们给予我的帮助，我愿意在此表示谢意。他们向我提供了他们的传说历史的资料，有的还亲自为我收集了他们的附属部族的历史。有很多这类